

易深シト申ケリ、其論事ノ外ニシアガリテ、文ヲ取出、本文ヲヒクニ及ビニケリ、良久ク論ジカタマリテ後、入道遂ニ奉負ス、サテ入道申テ云ク、今ハ御才智スデニ朝ニ餘ラセ給ニケリ、御學問イルベカラズ、若猶セサセ給ハバ、一定御身ノタ、リトナルベシト申テ出ニケリ、此事ヲ自モイミジキ事ニオボシテ御日記ニカ、レタリ、其詞ニ云ク、先年院ニシテ學問スベキヨシヲ被誂コトハ、予ガ廿ノ歳ナリ、今病席ノ論廿四歳也、ワヅカニ四年ノ間ニ、才智既ニ彼ガ許可ヲ蒙ル、都テ四年ノ學問ノ間、書卷ヲ開クゴト、彼一説ヲ忘ル、事ナシ、今感涙ヲ拭ヒテ、此事ヲ記スト云々、

〔臥雲日伴錄〕寶德元年閏十月三日、長照院竺華來過、竺華曰、慈氏祖翁、住常在光寺時、一日心華來扣、祖翁告之曰、若爲文字商量、則頻來也不妨、若爲講禮、則不可也、老僧惜日、不徒對賓客也、心華爲之欽伏、以后來時、凡所疑之事、件々書之掌面、逐一咨問、或有不是則曰、此事常人所知、何故相問、心華曰、常人縱口棣、不知云々、予曰、心華文所以心華、其口今人口不問疑者、滔々皆是矣、凡學口不進、口問與不問乎、竺華曰、吾翁大椿、筑紫人也、少年東遊、就常州師學、四書五經、始聞孟子講時、食不足、就人求、豆一斗、掛之座隅、日熬一握、以療飢耳、如此者凡五旬、後將聞易語、而乏資用、爲之西歸、紫陽求財於親族、得錢十五貫、自持又東遊、遂得易學云々、予曰、今時如此困學者、不復多見之、

〔佛祖宗派綱要〕天龍開山疎石、南禪義周信、南禪大周亨、

〔史記抄〕扁鵲倉公四十五、余嘗就慈氏牧中師學、此書中傳之師叔大椿翁、及其兄江心川首座、聽漢書於妙智、而上自六經諸史、下至子集、無書不學、無學不講、況於經教語錄哉、可謂博聞強記矣、所恨者、唯著述少、雅名不聞于叢林、惜矣哉、○中略

中至此卷辭曰、不嘗習、而可傳之乎、余強而講之、不得已而講而已、太半不可曉、余所聽必抄、獨此卷不抄、以俟師受也、季玉藏主使余讀此史、適至四十五之卷缺焉、即取一兩部醫書脈訣等、與季玉相議、抄以補其缺、亦不得已之意也、余區々于此、以假名字而書者、餘四十紙、宜哉余之著述之不上乎人眼也、